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師友類

**魏叔子論師友行輩** 魏叔子以易堂之交如親兄弟，降及三世，其尊卑有不可班例者，嘗曰：「余年近五〇，未舉子，而門人之長者，僅少余四五歲以下，門人之子與通家子子，有舉子者矣。假令吾今即舉子，而其子且長於吾子，乃令其父以行輩為後進，非情也，義也。故作師友行輩議，質諸同堂，使後之人有所依據焉。」叔子，名禧，字冰叔，號裕齋，寧都人。有兄際瑞，字善伯；弟禮，字和公，世稱「寧都三魏」。

其議曰：師者，師其德；友者，友其義。以德義為名分，故兄弟子孫行輩，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。古者師友無服，義無一定，故不可以制服。知服之不可制，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，為合禮義矣。請言其例。德業之師，以父道事之，師之父，尊其稱曰祖，師之妻，尊其稱曰母，此名不可殺者也。至所以事之之禮，則不盡如祖與母也。其父有名德，而妻賢，齒且長，以祖與母事之可也。不然，則奉以名焉可已。師之至親伯叔兄弟，俯然為子弟，吾不可以雁行也。非名德，宜自居於後進。師之弟，學與齒可雁行，則雁行之矣。曰師伯叔者，俗人之稱也。何也？師之弟，有可以為吾弟子者，則分非一定也。師之子，以兄弟禮之，常也。然師有以門人為其子師者，故學與齒相去也遠，而師視其門人如至友，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。【有初相友而後為師弟者，有本為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，師之子隅坐隨行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，但以伯叔姪稱呼，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。】漢昭烈謂後主曰：「汝事丞相從事，當如事父。」是君臣且然矣。昔者吾以父事吾師楊一水先生，而先生使二子晟、晉以父執事余。及其長也，乃為弟子焉。【彭躬菴曰：「師之子可以先輩事其門人，以父執則不可。」】同立乎一師之門，有先輩焉，有輩焉，其禮不可班也。父與子，師與門人，可共進而師一人。門人之子，於師之子為後進，常也。學與齒可雁行，則雁行之矣。故曰，師也者，師其德；友也者，友其義。非德非義，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，則不可以遞推。吾友之子以吾為父執，不可移者也。故友之孫，視吾子為前輩，常也。【友之子稱父執曰友伯叔，自稱曰友姪，於同輩以齒序相稱，曰友兄弟。子之子相稱曰世兄弟，稱父執曰世伯叔，自稱曰世姪，以世別友者，原以世誼相推故也。】而齒與學相等，則雁行可也。友之子與吾子，不徒以通家為兄弟，而自為兄弟。其孫與吾子，雖齒學等焉，而雁行不可也。【父自為兄弟者，其子皆稱友，不稱世。】友之中，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，父友之子亦友之者，古人所謂群紀之間也。交親如兄弟者，則不可必，視其所始交，或父其父，或子其子，不可移也。此其大較也。嶺南之東筦，有九姓祠焉。遠祖九人，相厚善為兄弟，其子孫世世以行輩敘叔姪，絕婚姻。此賢者之過，然而不易及也。其子孫必賢者也，否則再世如路人矣。【彭躬菴曰：「愚意易堂九人即不得如九姓，而子與孫世次必不容混，即齒學等不擠也，過此則出入可矣。」】父之友或親為兄弟，或同齒同學，出入同友善，則皆可以伯叔禮之。今夫伯叔之服，自期至於總以及同姓，其親疏固有殺也。故父之友，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，有如從再從以下者，有僅奉之以其名者。天子稱同姓諸侯曰父，異姓曰舅是也。余少於前輩，甚重伯叔之名，或不得已，循其禮焉，而心慚則過也。

### 馮金伯友錢滌山而兼師

錢芬，號滌山，馮金伯敬事之，實友而兼師也。順治丁亥春初，馮阻雪盱眙，北征不果，憩於虎邱竹亭。旬日聚首，唱酬之餘，錢嘗作畫貽馮，滿紙雲煙，藏棄篋衍，每一展視，則不勝有人琴之感。

### 汪蛟門倦倦師友

汪蛟門有《五客話舊圖》。客為一師四友，讀其序，知其倦倦於師友也。序曰：「懋麟自順治末受知於濟南王公，康熙初，舉鄉試，始通賓客，與海內名賢相結納。乙巳，得交邵陽王公；丁未，得交崑山徐公；己酉，應閣試入京，得交澤州陳公，相與論詩，有合焉。時陳公官侍讀，徐公為孝廉，王公領縣潛江，而濟南公則由揚州推官遷禮部主客矣。歲庚戌，徐公取上第，入詞館，濟南公歷戶部郎，懋麟在中書，四人者相聚於闕下。惟王公隔江漢，相去三千餘里之外，雖時見其詩，思其人，而遠莫能致也。壬子秋，濟南公典試入蜀，尋以太夫人憂去。明年，徐公覲省去，懋麟遭母憂去，而陳公方朝夕講嬸，蒙上知，凜然公輔，不似予輩之憔悴而濩落也。又三年丙辰，王公自潛江被召，授給事中。余與徐公服滿入京，而王公先以憂去，不得見，惟予四人者，復聚於闕下，暇輒論詩。未幾，徐公與予再以憂去。越三年己未，予兩人再來，濟南公已改館閣，尋拜祭酒，而陳公久領翰林學士，先數月以太夫人喪歸里，又不得見。又二年辛酉，王公始來給事門下，陳公繼入，再領翰林，五人者始聚而不散。回憶二〇年來，聚復散，散復聚，中更憂患，情事不殊，若不期而然者，陳公於此有深感焉。於是壬戌七月，相聚於城南山莊，賦詩飲酒相娛樂，命興化禹生貌五人像為一圖，屬懋麟為之記。」

### 趙秋谷師友在馮氏

朱竹垞、吳天章、陳元孝，雖皆折輩行與趙秋谷交，而秋谷天才駿厲，視儕輩無足當意，獨善德州馮大木廷樞。所師承者，常熟馮定遠班。嘗曰：「吾平生師友，皆在馮氏矣。」由是名日高，忌者亦日眾。

### 王兆符於方氏有師友

王崑繩棄家漫遊，其子兆符自天津遷金壇，復從方望溪侍郎苞於白下。崑繩嘗語望溪曰：「兆符視子猶父也。吾執友惟子及李剛主，吾使事剛主，曰：『兆符於方子之學，未之能竟也。』」

### 成容若有師友

成容若為康熙時名公子，明珠子也。容若有徐健庵、查初白、姜西溟為師，朱竹垞、高澹人、顧梁汾、徐電發為友，名章俊語，價重雞林，不假《通志堂經解》為重也。

### 汪默庵有師友

新安汪燧，字默庵，與高彙旃、吳徽仲、汪惕若、徐齊為師友，善言《易》，有《讀易質疑》二〇卷。高寄詩有云：「游吳握手皆奇士，還里論心有碩儒。」

### 黃崧甫陳凝齋之師友

廣昌黃崧甫主政永年，為新城陳凝齋大令道之師。而崧甫之友若寧化雷副憲鉉、宣城劉觀察方藹、雲南傅中丞為訥、劉司寇吳龍，皆海內賢者，並折節樂與凝齋交，皆以師友之禮事之。凝齋所自取之友，則為海寧祝淦、新建夏之瀚，每聚首，輒相與講習正學。

### 師儒為學之師友

國朝師儒之為學也，皆得力於師友，淵源有自，故能卓然有所成就。仁和譚仲修大令獻嘗論列之，其言絕學、名家、大儒、通儒、經師、校讎名家、輿地名、小學名家之關於師友者，節錄如下。

絕學 汪容甫有同學劉端臨、李孝臣、賈稻孫、江鄭堂。章實齋有同學邵二雲。龔定庵有同學魏默深。黃春谷有同學焦里堂。春谷之弟子為王句生、梅蘊生。

名家 惠定宇有弟子江良庭、余古農。

大儒 顏習齋有弟子李剛主、王崑繩、劉繼莊。剛主別師為毛河右。崑繩有同學馬宛斯。

通儒 黃梨洲之私淑為全謝山。顧亭林之同學為張稷若。

經師 江慎修一傳為戴東原，再傳為段懋堂、金縈之，三傳為陳碩父，四傳為戴子高。碩父有同學胡竹村、胡墨莊。姚惜抱有弟子管異之、陳碩士、梅伯言，其師資為劉海峰、姚薑陽。張泉文有同學洪雅存、孫淵如。

校讎名家 盧召弓有同學孫伯淵、畢秋帆。

輿地名家 顧景范有同學顧亭林。

小學名家 段懋堂有誦友徐謝山，言《說文》之學。江慎修一傳為戴東原，再傳為段懋堂，言聲韻之學。

### 丁氏兄弟自相師友

錢塘丁松生大令丙以學行著於時，蓋得力於其兄竹舟主政申也，教以事而喻諸德。主政以兄而兼師資友誼，實為晚近所僅見。主政有子，長為修甫舍人立誠，次為道甫太守立本，大令長子為和甫舍人立中，以同堂昆仲而亦互相切磋，自相師友，遂皆為世聞人。

### 師之類別

科舉時代之師，類別頗多。曰受業師，朝夕侍教者也。曰問業師，偶詣函丈，有所請益，有所質問者也。曰受知師，則或為縣府道試之主試官及其閱卷主任，或為科歲主試之學政，或為優拔主試之學政，會考之巡撫，或為鄉會試之主考房考，或為朝殿考試之閱卷讀卷各大臣，或為書院之山長、監院是也。有所謂保舉師者，則惟仕宦中人有之。屬吏受知於上官，為之具疏保薦，俾晉升階，如是而小之得以給衣食，大之得以恣貪婪，感激涕零，欲奉之為父，廁身義子之列而不得，於是加以夫子之稱謂，而尊之曰師。

由斯以觀，弟子之致敬於師，所最竭誠盡禮者，為保舉之受知師，而考試之師則次之。乎時也，年節也，師及其父母妻妾子女之慶弔各事也，無不有所獻，師惟安然受之而已。若受業、問業之師，則皆視如途人，不相聞問。其有通往來饋財物者，則必致身通顯，著聞於時，或可藉為聲援者也。

此外又有拜門之師，亦廁於受知之列，其實初固不相識也，且不必計其人之言行何如。即其輩行下於己，年齡少於己，但須為當代之顯宦，足以為奧援、利汲引者，即可丐人介紹，肅衣冠，具財物而往謁之。見必叩首無數，呼之曰老師，而著錄稱弟子矣。

弟子於師之自身稱謂，筆之於書面，皆寫「受業」二字，至於口頭則有別。對於受業、問業之師，曰學生；對於受知之師，曰門生，蓋以列於門牆也。且受知師大抵為達官貴人，其公署，其私邸，必有閹人，閹人所居之室曰門房，弟子往謁，必先至門房，俟閹人通報傳見，乃敢面師，故曰拜門。所贈閹人之金曰門包，約為師所得贊敬百分之□。

### 諳達

皇子六齡入學，遴選八旗武員弓馬、滿語嫻熟者數人，更番入衛教授，名曰諳達，體制稍次於師傅，蓋古保氏之遺。皆選東三省人充補，以其弓馬尤精也。

### 延師關書

延訂賓師之書，曰關書，亦曰關聘，上載所任之事及酬報之數，其實亦契約也。送關書時，必附以聘金。

### 三年役於師

江浙間，凡學手藝者，必三年而成。成後，役於其師者三年，不取值。故俗語謂之學三年，幫三年。六年之後，任其所往，若師欲留之，必予值矣。

### 高僧願師劉繼莊

吳中有高僧說法，士人釀金為聘，從之講《華嚴》。劉繼莊處士獻廷聞之，與焉。坐食頃，伏几而齋。僧說罷，處士齋亦罷。明日，復往，如故，眾竊笑，僧詫曰：「客何為者？」呼與語，則大驚，拜伏地，曰：「公，神人也。」掖登座。處士夷然而登，不讓，暢衍厥旨，眾大說。僧率眾蒲伏，願為弟子。處士笑曰：「吾正若誤耳，豈為浮屠學者哉！」拂衣去。由是從游者日眾。

### 鮑夔生師魏叔子

鮑夔生，字子韶，歙縣人。幼聰穎，於諸書章句，聞而誦，誦而輒解。嘗遇魏叔子於揚州，談論累日，出，語人曰：「魏先生真吾師也。」遂執業於其門。

### 吳漢槎為師於塞外

吳漢槎孝廉兆騫以科場事遭冤獄，投荒二□四年，垂老賜環，當時人莫不憐其才，悲其遇，而以生入玉門，張為幸事。然漢槎在寧古塔時，歷任將軍皆延之為上賓，飛書草檄，縱情詩酒，無異於在內地。蓋其地讀書人少，漢槎至，則官吏子弟及土人之志在科第者，皆就之執經問業，脩脯豐腴，養生之具賴以無缺。及歸，乃侘傺無聊，日為飢軀。且在邊塞久，習其風土，江南溽暑，轉以為苦，卒以此致肺疾而終。臨歿時，語其子曰：「吾欲與汝射雉白山之麓，釣尺鯉松花江，挈歸供饌，手采庭下籬邊新磨菰，付汝母作羹，以佐晚餐，豈可得耶？」味其詞意，若轉不忘塞外之樂也。

### 揆愷功師查初白

揆敘，字愷功，為明珠之子，曾受業於查初白。查登第，揆已官掌院學士，面奏查某為臣業師，請免教習，特旨允之。初白有《奉旨免赴教習廳賦呈愷功》詩云：「第二廳前逐隊過，北扉咫尺接鸞坡。詔恩已免春秋課，館職猶充弟子科。變白果能生黑否？出藍其奈謝青何！回思東閣傳經地，老廁門牆愧自多。」

### 胡大靈不欲受教於惠士奇

胡方，字大靈，新會金竹岡人，僑居南海之鹽步。元和惠士奇督粵學時，嘗訪之，檣舟至村外，遣吳某至其家，求一見，急揮手曰：「學政未蒞事，不可見，不可見。」出吳而扃其門。惠再至，索所著書，僅乃得之。惠試竣，仍介吳求見，則假一冠，投刺至，長揖曰：「今日齋沐，謝知己。方年邁，無受教地，不能執弟子禮。」語畢遂起。

### 汪孺人延女師

汪孺人，蕭山王聲遠茂才弑之婦也。聲遠以康熙甲子八月卒，有遺孤，孺人乃飾書幣，請山陰之閩秀夙以文字相往來者曰金先生，出子女使事之，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一時講誦之盛，逾外塾焉。

### 汪鈍翁葉星期各有門徒

汪鈍翁教授堯峰，門徒數百輩，比於鄭眾、摯恂。時嘉善葉燮星期方罷官，築室吳縣橫山下，遠近從學者亦復負笈踵來，廊舍為滿。鈍翁說經鏗鏘，素不下人，與星期持論鑿枘，互相詆諆，兩家門下士遂各持師說不相讓。後鈍翁沒，星期曰：「吾向不滿汪氏文，亦為其名太高，意氣太盛，故麻列其失，非為汪氏學竟謬鑿於聖人也。今汪歿，誰譏彈吾文者？吾少一誦友矣。」因取向所摘汪文短處，悉焚之。星期前宰寶應，值三藩倡亂，驛道雲擾，黃、淮交漲，隄岸屢決，毀家紓難，民賴乂安，固非僅以文學表見者也。

### 葉星期門下有詩人

長洲沈文愨公德潛，少從學於葉星期。葉所居在橫山，故王文簡公士禎嘗云：「橫山門下尚有詩人。」然其獨綜今古，無藉而成，源本漢魏，效法盛唐，先宗老杜，次及昌黎、義山、東坡、遺山，下至青邱、崆峒、大復、臥子、阮亭，皆能兼綜條貫。有門下士王光祿鳴盛、司寇昶、錢宮詹大昕、曹侍講仁虎、趙少卿文哲、吳舍人泰來，黃明府文蓮諸人，俱以文章氣節重於天下，因彙刻吳中七子詩。

### 桑弢甫師勞麟書

勞史為桑調元之師，自杭來謁，論學數日。將別，送之曰：「吾壽不過三年，恐不復相見。行矣，勉之！」勞字麟書，餘姚人。桑字弢甫，錢塘人。

### 陳少章師何義門

吳多博聞好古、砥節勵行之碩儒。康熙以前，位不大而名最著者，則有何義門。門弟子無慮數百人，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為老友者，曰陳少章。

#### 方雪瓢師何義門

方雪瓢，名粹然，淳安人，朴山子。少隨朴山居京師，從何義門游，稱義門高第弟子。

#### 循王師吳煒

歙縣吳煒由口北道擢光祿少卿，入上書房。循王有過，吳以大杖責之。王哭訴於高宗，高宗曰：「汝師用夏楚，良是，何訴為！若再犯，朕必親責也。」

#### 洪北江要師恕罪

洪北江少孤，寄讀於某塾師，性慧而不羈，恆不受約束。師以其少孤，未忍嚴責也。一日，洪矚師去，洗硯假山後。師忽過其旁，洪誤為同學也，潑以墨汁。師叱之。洪懼責，亟援花架以上，箕坐屋頂。師再三呼之下，不應，而曰：「師以甘言誘我，必痛施夏楚，寧死不下。」師曰：「我勿責爾，且決不相誑。」洪曰：「口說不足憑。」師曰：「然則必如何而後可？」洪曰：「須與我以證。」師不得已，以片紙用長竿遞之，其文曰：「潑墨非出有心，當恕汝罪。且歸坐讀書，決不撲汝。」洪觀之微笑，始緣梯冉冉而下。

#### 皇子隆重師傅

國朝家法，皇子皇孫無不於六歲就外傅，非若明季諸臣之常以皇子出閣讀書為請也。上書房在乾清門之東北嚮，卯入申出，攻《五經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策問、詩賦之學，雖窮寒盛暑不輟。舊例，皇子初就學見師傅，彼此皆長揖。徐元夢於康熙癸酉以原任侍講入直，佟淵若於戊寅以檢討入直，日教書，日課讀，尚無師傅之稱。其居處為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成福宮，亦無上書房之名。雍正紀元，諭：「諸皇子入學之日，與師傅預備杌子四張、高桌四張，將書籍筆硯安設桌上。皇子行禮時，爾等力勸其受禮。如不肯受，皇子向座一揖，以師儒之禮相敬。如此，則皇子知隆重師傅，師傅等得盡心教導，此古禮也。至桌張飯菜之預備，亦須竭誠盡禮，毋或稍間。」

#### 尹文端與袁子才師生之契

袁子才與尹文端公師生之契，固不與尋常同。文端督兩江時，袁時相過從，情意親密如家人。文端或勾當公事未了，在簽押房，袁直入內室。文端多姬侍，不避袁，評詩論畫，咸以袁先生呼之。一日，文端招袁，遲之久不至，屢催之，不知蹤跡所在。及文端退食燕寢，袁已與諸姬開樽飲矣。文端為頌《山樞》一詩以嘲之，相與大笑。

#### 金纖織願師袁子才

蘇州有女士曰金纖織，名逸，生而有夭窈之容。幼讀書，即辨四聲，愛作韻語，每落筆，如駿馬在御，蹀躞不能自止。年甫笄，嫁吳中少年陳竹士。結褵之夕，忽一婢手花箋出，索竹士催妝詩。竹士適然驚，幸素所習也，即應教，索和。然事尊章謹，不以文翰自矜。當時吳門多閨秀，如沈散花、汪玉軫、江碧珠等皆能詩，皆推纖織為祭酒。一日，偕諸女坐虎邱劍池旁，相與談《越絕書》、《吳越春秋》諸故事，洋洋千言，此往彼復，縉紳先生旁聽者或不解所謂。其論詩，於唐宋諸名家，靡不研究，尤嗜袁子才詩。嘗於病中得《小倉山房集》，伏枕讀之，盡四晝夜畢。寄書諄諄，乞為弟子。及袁往訪，扶病出拜，逾數月而死矣。

#### 袁子才有女弟子

乾隆壬子三月，袁子才寓西湖寶石山莊，一時江浙女弟子各以詩來受業。因屬尤某、汪某寫圖布景，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，湖樓主人孫令宜泉使之二女雲鳳、雲鶴也；正坐撫琴者，己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；側坐其旁者，大學士徐文穆公本之女孫裕馨也；手折蘭者，安徽巡撫汪又新之女續祖也；執筆題芭蕉者，汪秋御明經之女坤也；稚女倚其肩而立者，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；憑几拈毫若有所思者，松江廖古檀明府之女雲錦也；把卷對坐者，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；隅坐於几旁者，虞山屈婉仙也；倚竹而立者，蔣戟門少司農之女孫金寶也；執團扇者，即金纖織，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；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，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，名之蕙，字芷香，張可齋詩人之室也。□三人外，侍隨園老人側，而攜其兒者，子才之姪婦戴蘭英也，兒名恩官。

#### 張芑堂師丁敬身

海鹽張芑堂徵君燕昌，少曾受業於丁敬身。初及門時，囊負南瓜二枚為贄，丁欣然受之，為烹瓜具飯焉。

#### 仁宗尊師

仁宗之於朱文正公也，禮數逾涯，恩榮終始。歿後數年，文正猶子錫爵方為山東藩司，而山東學政黃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薦也。仁宗批勳敏謝恩摺云：「朱錫爵才勝於德，汝應念石君師傅之舊恩，時加訓戒，毋忽。並令轉諭知錫爵，令其回奏。」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，尊師之意也。

#### 阮文達受門生土宜

嘉慶甲戌，阮文達公元總督漕運，駐節淮安。蕭山王某詣轅叩謁，以浙中土宜西湖藕粉、燒酒楊梅、甌柑、筍脯為贄。入門，巡捕迎謂曰：「漕帥到任以來，從不收受官民一絲一粟，此恐當見卻也。」又私告曰：「如漕帥卻還，能分惠少許乎？」王曰：「某車中斷難攜帶，當盡以奉贈耳。」既而呼令人見，並命將禮物全納，巡捕大駭。坐定，文達笑謂巡捕曰：「此蕭山王某，余翼而長之，二□年矣。彼以師生之禮來，故可受之而無愧也。」又曰：「是皆浙中佳品，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矣。今日見之，未免露老饕故態也。」乃命啟筐，出甌柑□枚與巡捕，曰：「爾亦試嘗此味。其餘諸物，我當寄歸揚州，不能割愛矣。」

#### 李文恭師陶文毅

湘陰李文恭公星沅起家孤寒，開敏沉毅。陶文毅公兩澍，故父執也，知之久，招人川東幕，委以書記。每口授大略，援筆萬言，曲盡事理。文毅色喜曰：「子，經世才也，但當多讀書耳。」文恭感激自力，執弟子禮終其身。

#### 陳用光不以門生視管異之

嘉慶初，姚姬傳主江寧鍾山書院，管異之與梅伯言最受知。其後，管苦力孤詣，學日以進，四方賢士爭欲識之。道光乙酉，新城陳侍郎用光典試江南，力拔之，得中舉人。陳固姬傳弟子也，既得，異之，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相待。管名同，上元人。

#### 王桂仙師侯青甫湯貞愍

咸豐時，金陵有名妓王桂仙者，色藝冠一時，研究音律，善簫管。以詩畫請益於上元侯青甫廣文、湯貞愍公貽汾，列女弟子行，名益噪。

#### 陳六舟師董枯匏

道、咸間，秀水董枯匏明經燿嘗館儀徵陳氏，為塾師者九載，主人敬禮備至，久而不衰，即六舟中丞彝之尊人也。明經授課之暇，日詣書肆，縱觀其插架所有。以力棉，不能悉購，輒手一編坐櫃旁，日晡始返塾，日以為常。主人微聞之。某年歲暮，解館歸，主人買舟送之。甫登舟，則見篋書多於昔，訝其非盡己物也，詢舟人，乃言其中有主人所贈之書。啟觀之，皆平日在書肆所常披閱者。蓋主人諳知其嗜書，購以貽之也。明經僑居桐鄉之梅涇，咸豐庚申，粵寇至梅，欲燬其廬，一酋見有藏書，曰：「此讀書人家也。」止其黨，遂得不燬。中丞從明經有年，克以成立。光緒時，中丞督學浙江，於按臨禾中時，嘗遣使存問其家。

#### 程長庚閉門授徒

道光戊戌，英吉利以雅片入廣東，戊申，入長江。程長庚聞之，大憤。咸豐時，髮、捻、回、苗徧國中，諸貴人譙樂不衰，長庚則閉戶不出。或怪之，則泫然流涕曰：「京師首善乃若此，吾不知所稅駕矣。」乃擇門下之賢者教之，曰：「京師亂且作，毋使陵廣散絕人間也。」咸豐丙辰，英人破廣州，縛粵督去。江南軍大潰，捻勢益熾。庚申，英法聯軍入京師，文宗狩木蘭，長庚痛哭

去。未幾，和議成，俄羅斯奪龍江、吉林邊地七千里，英法始訂市長江。辛酉，文宗崩，穆宗幼，兩宮聽政，返京師，恭忠親王領樞府，始設譯署理外交，諸貴人讌樂如故。長庚喪亂且貧，則復治故業，孤愴抑塞，調益高，獨喜演古賢豪故事，若諸葛亮、劉基之倫，則沉鬱英壯，四座悚然，無不流涕。久之，而簡三、楊月樓、汪桂芬、譚鑫培之徒出焉，皆長庚憂亂時所閉門授業者也。

#### 李申夫師曾文正

李申夫方伯從曾文正公最久，文正在祁門，兵事方急，惟李相隨不去。同治壬申，文正薨，李輓之曰：「極贊亦何辭，文為正學，武告成功，百世旗常，更無史筆紛紜日；茹悲還自慰，前佐東征，後隨北伐，八年戎幕，猶及師門患難時。」李文忠公見之，頗恨其言。申夫，乃文正之弟子也。

#### 某侍郎倒拜門

某侍郎家資本饒，歲入又鉅，其人仕也，非以科第，而好為人師。著弟子籍者多至百餘，蓋皆漫不相識，納金為贄，俗所謂拜門者是也。且束脩之豐，在所不計，以是人多歸之。

光緒乙亥秋七月，至漢口，初居逆旅。繼以其婦自京至，遂賃廡於後花樓之某里，與其友合居，然僅就其樓下之數椽而已。漢之土豪商賈但知其為達官貴人，而爭欲執贄於其門矣。有周某者，居城中，初亦欲令其長男往廁弟子之列，將以為後日之奧援也。丐人介紹，言以銀幣百元為贄。某聞之，欣然，有成議矣。已而聞某之所居卑陋，非廣廈細旃也，疑其為江湖游客自炫官秩以詐欺取財者，遂逡巡不往。某晝夜嫖賭，方苦資匱，日盼此百元以補不足，使居間者促之。乃訂期，由居間者挈周氏子以詣某寓，修弟子見師禮。然及期而竟爽約。某徬徨無措，因與居間者謀，令導之入城，自登其堂，由居間者入內，以危辭脅之，迫周氏子出拜，匆促成禮，而袖金以歸。有知其事者，則曰此為倒拜門。蓋以師就弟，固為特別之拜門也。

#### 袁忠節師高劉

桐廬袁忠節公祖幼貧，日從溪邊漉小魚，雜野蔬為食。後遊學杭州，聞高伯平主講東城精舍，憐其才，周卹備至。繼而問樂於興化劉融齋中允。自謂閩縣，興化兩師，一生衣被所在也。

#### 岑襄勤師李文忠

岑襄勤公之於李文忠公也，初極詆之，後乃認之為師。某年，襄勤赴雲南，遣其子謁文忠，請授心法。李云：「越南非我國所急，朝廷方重用唐炯，可讓之。」岑既到滇，力言救越南之非計，迨奉嚴旨督責，始惶悚請視師。

#### 秦五九師張樵野

五九，姓秦，光緒時，在京師國興堂唱青衣，嗓音清亮，有穿雲裂帛之譽。張樵野侍郎奇賞之，公餘散值，輒至國興堂小坐，教以讀書作楷。間或招至邸寓，以玩好古物、金石圖畫陳列案頭，口講指授，若師弟焉。

#### 李蓮英好為人師

士子之以鄉試中舉人、會試成進士者，皆刻硃卷，而列履歷於卷端，凡與考試之有關係者，悉列之為師，載其姓名官秩，文科然，武科亦然。總管李蓮英自以身屬刑餘，不得列於鄉會試及第士子履歷之末，引為終身之憾。光緒中，某科武會試，李竭力運動，得派為場中巡查，於是李總管之名，遂登於武進士之履歷。自是而諸侍衛遂有投李為師，自稱門生者，且有武員入拜其門者矣。武員為何？丁汝昌、趙桂林、龔照嶼、葉志超、衛汝貴、衛汝成是也。未幾，又運動為某科殿試搜檢官。某進士欲以李名列入受知師，懼輿論抨擊，未果，然猶具柬往謁，而自稱受業焉。

#### 異姓盟為兄弟

世俗交友相得，盟為兄弟，各書紅柬交換以為證，曰蘭譜，蓋取《易經》所載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」，及《世說》所載山公與嵇、阮一面契若金蘭之義也。紅柬所書，如姓名、字號、省府縣籍貫、年歲、誕生之年月日時、男三代之名號、女三代之姓、兄弟姊妹妻妾子女孫曾之名號並其官爵、職業，若有顯貴之疏族，亦備書之，以示光寵。此實為依附攀援之作用，非果志同道合、聲應而氣求也。然如甲乙二人皆於微時訂盟，結為異姓兄弟，他日者，甲貴而乙賤，適同官一地，而乙須受轄於甲，則乙必擇期具手版上謁，附繳蘭譜，甲亦直受之不謙讓也。自是而口頭、書面不敢有如兄、如弟之稱謂矣，惟乙之對於他人，則必仍曰某憲為予之盟兄弟，以驕於人。

俗謂異姓兄弟曰盟兄弟，一曰譜兄弟，又曰靶兄弟。靶者，箭靶，射矢之鵠也。殆本於三國時之劉備、關羽、張飛三人之兵中結義，弧矢設誓歟？結盟時曰拜靶，亦有設筵肆席以聯歡者。

#### 以團拜聯友誼

辦團拜者，每年之春，京師各部院及有科目者，例必舉行。以值年一二人承辦，開筵演劇，費至數百金，次者亦必擇地會飲。蓋京師地大人眾，往往經年不一面，亦藉此以得聚晤耳。外省亦然，且多有聯合商界以行之者。

#### 顧亭林與王山史善

顧亭林為明大儒，既鼎革，歷遊名山大川，嘗有英雄自喜不可一世之志，而蛟龍泥蟠，終制螻蟻。晚年與陝人王山史善，山史為構書院以居之。山史，名宏撰，華陰人。

#### 傅青主廣交游

傅青主年甫踰冠，交游已廣。及明祚既移，所與游者，大率為遺逸、學問、藝術之士及方外而已。有溫毓桂字秋香者，晉之高士，嘗曰：「昔與傅青主、梁小素游，文章道義，相為切磋。自二公作古後，不數□年而士風日下，典型無存，緬想風規，如東京夢華，邈焉難再矣。」青主嘗自言：「吾自二□外以來，交游頗多，亦儘有意氣傾倒之人。惟為日既久，漸覺其無甚益我處耳。」

#### 顧景范兄事魏叔子

顧景范，名祖禹，於儕輩中少所許可，惟兄事魏叔子，至為之執轡、奉溺器焉。

#### 易堂九子

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之名，蓋魏氏兄弟避兵翠微峰，與故人講學時之稱。易堂者，即魏氏堂也。九子者，三魏而外，為彭任、曾燦、林時益、李騰蛟、邱維屏、彭士望也。

#### 魏和公所至交賢豪

魏和公既以明亡棄諸生，事遠遊，歷閩、粵，渡海，達瓊州，北抵燕京，返轍夷門，過洛陽，南浮漢沔，入秦關，涉伊水，經鳳、滁。所至必交其賢豪，訪尋窮巖遺佚之士。嘗省故人於韓城，往觀砥柱三門，聞高士彭荆山居華山絕險處，直上四□里，手鐵絙，躡飛磴，訪之。遂居翠微峰頂，榜曰吾廬，更以自號。

#### 魏和公壽李世熊

寧化李媿庵副貢世熊之八□也，魏和公往壽之。媿庵亟逆之於門，注視，執手涕下曰：「鬚髮遽如是白也！」翌日，命其季子出拜，媿庵親掖和公，使勿答。及歸，送一里許，揮涕曰：「知能再相見耶？」

#### 冒青若懷友

如皋冒青若，名丹書，為辟疆次子。其游京師時，明遺逸鵬圯道人戴本孝曾作畫冊贈之，題其後曰：「冒子青若，生平於事親懷友之外，無他驚，進德修業，不出戶庭而譽聞四方。年近三□，始遠游來京師，承親志也。時余已旅食燕市兩年，因主人能適余性，不掃室危坐，則蒙袂獨行，出入可以自恣。一聞戶外革鞜聲，則畏匿不敢見，即間有過從，僅素心一兩人而已。嘗歎青若來，自今之公卿大夫以及遠近名彥，莫不折節樂與之游。余每過其次舍，不終食，輒欲避影而逃也。夫以青若恂恂若不勝衣，訥訥不能出口，今則復能控轡疾步，恆交錯於劇驂氣塵之中，飲酒賦詩日相贈答不少倦，此皆青若夙所未涉者，而顧善若此，嘻！豈得已

哉，豈得已哉？承親志也。親之志曷若是其不得已也？若其得已，青若老親之上，猶有老親在焉，肯以其家三〇年中不違晨昏之賢子若孫，有如吾青若者，令其久旅子處於數千里之外，將僕僕欲奚為也？苟非知者，則亦第謂其若今之逐富貴慕聲勢者等耳。嘻！豈青若之所以勉承親志也哉？青若少余〇有八歲，固兄事余，因其降辰，將哀仁人金石之音以贈之，遂出是冊，以當先牋。青若持余贈歸皋東，以娛其親，庶見交道在今日，猶有邈然若某某先生其人者，若是乎其不能忘也。」王文簡公士禎《感舊集》已錄其冊中題畫詩數首。鸚鵡道人又號鷹阿山樵，海陽人，僑居歷陽，著有《前生餘生詩稿》。

#### 黃珍百交董文友

武進董以寧，字文友，少工填詞，為閩儋之作。喜結賓客，時時被酒。嘗遊荊溪，荊溪之士觴之於南山之麓者二〇二人，徧起，道姓名畢，黃珍百奉酒言曰：「僕，山中之鄙人也。今聞董生賢，竊願交董生。」

#### 士大夫以復社通聲氣

明季士大夫特重聲氣，故復社廢興，幾與國運相終始。順治癸巳上巳，吳閩宋既庭實穎、章素文在茲復舉社事，飛箋訂客，大會於虎阜，江浙二省及自遠赴者幾二千人。先一日，布席山頂。次夕，聯巨艦數〇，飛觴賦詩，歌舞達曙。翼日，各挾一小冊，彙書籍實、姓名而散。吳梅村祭酒以詩記之云：「楊柳絲絲逼禁煙，筆床書卷五湖船。青溪勝集仍遺老，白蛤高談盡少年。筍屐鶯花看士女，羽觴冠蓋會神仙。茂先往事風流在，重過蘭亭意惘然。」梅村當時尚未入仕本朝，未幾，即為海寧相國陳之遴所薦矣。

#### 吳梅村悔負侯朝宗

吳梅村之人仕也，侯朝宗曾遺書力阻。吳不聽，繼而悔之，自謂負侯生也。其弔朝宗詩云：「死生總負侯羸諾。」臨歿時，填《賀新涼》詞云：「論襄生天年竟夭，高名難沒。」又云：「為當年沉吟不斷，草間偷活。」又云：「竟一錢不值何須說。」怨艾之意深矣。遺命以僧服殮，題碣曰「詩人吳梅村之墓」。

#### 蔡大美喜交游

宣城蔡蔡春，字大美，善屬文，喜交游。常自釀酒待客，釀兼數種。其後家益貧，釀不能給，客至，輒質衣以具酒焉。

#### 李笠翁交潘愚谿

潘一晟，字愚谿，東安人，明諸生。明亡，不復應科舉，恣意游覽。嘗斥家財以供詩酒，所題詠未嘗署名。嘗游南昌東湖，題句於酒肆，李笠翁物色之，知為東安人。笠翁遊桂林，紆道訪之，莫能得。偶泊舟大樹下，見草屋之門署一聯，笑曰：「此有塵外之致，其是矣。」入詢主人，相與拊掌。遂留信宿而去。笠翁，名漁。

#### 吳野人與吳鱗潭為神交

泰州吳野人名所居曰陋軒，甘心窮餓。與吳鱗潭祭酒善。鱗潭官京師，夜夢野人索棉布〇丈，詰朝，寄詩與布。野人得之，曰：「神交哉！」報以詩。

#### 劉繼莊有講學之友

劉繼莊平生講學之友，嚴事者曰梁谿顧昀滋、衡山王而農，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。彭尚平實，而劉之恢張殆有過之。

#### 宋荔裳好客

宋荔裳廉訪琬性儻好客，徵歌命酒，座無虛席。即向未謀面者，亦許闖入，去來不問，亦不詢其姓氏。客遊吳越，居西湖〇年，偕諸名流觴詠其間，動至經月。

#### 吳蘭次廣交游

吳蘭次守湖州日，廣交游，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。嘗與吳梅村、宋荔裳、曹秋岳等集窪樽亭，皆屏去騶從，解衣盤礴，見者目為神仙中人。梅村作詩紀事，有「客比亂山多」之句。陳其年獨未與其盛，故其敘《林蕙堂集》，有「獨有鄙人，況居旁邑，調絃待奏，情含流水之中；減刺難前，客在亂山之外」等句。

#### 李方山友宋荔裳

歷城李方山，名日景，嘗客南昌，有傳宋荔裳已死者，特為詩弔之，與宋初未識也。後至武林，聞宋尚無恙，李喜甚，借馬於友人，疾馳相視，且出詩讀之，兩人因泣下霑襟。已而命酒，狂飲極歡，策馬而去，自是遂為友。

#### 王文簡交邵潛夫

通州有布衣邵潛夫者，明萬曆時，以詩歌名江表。康熙初，年八〇餘矣，家貧，苦徭役。值王文簡公士禎司李揚州，按部抵境，首謁邵。邵居委巷，乃屏輿從，徒步而入。邵曰：「適有酒一斗，能飲乎？」文簡欣然為引滿，流連移晷始別。有司聞之，立除其役。

#### 孫豹人交王文簡

三原孫豹人，曾於明崇禎甲申闖寇亂時，結里中少年殺賊，失足墮坎中，幸不死。後流寓廣陵，學賈，三致千金，已而盡散之。王文簡司李揚州，慕豹人名，欲往詣之而恐其不見，乃先貽之以詩曰：「焦穫奇人孫豹人，新詩雅健出風塵。王宏不見陶潛跡，端木寧知原憲貧。」遂為莫逆。文簡俸滿入都，豹人送以詩曰：「欲問忘情老，何名並命禽。」

#### 吳賢感王文簡而訂交

王文簡公官揚州司理時，一夕，雪甚，漏三下，風籟穴叫窸，街鼓寂然，方於燈下簡篋中故書，得吳賢詩，且讀且歎，遂泚筆為序。明日，走急足馳二百里寄之。吳感其意，為刺舟入郡城，相見歡甚，因與訂交。

#### 造訪不作賓主禮

王文簡公官京師時，曾居保安封街。邵青門亦寓焉，與文簡衡宇相對，施愚山所居相去數〇武，陸冰修僅隔一牆。數人者，偶一相思，率爾造訪，都不作賓主禮。某歲，寓稍遠，隔日輒相見，恆於月夜偕扣文簡門，坐梧樹下，茗椀香爐，清談達曙。愚山《贈行》詩有云「踏月夜敲門，貽詩朝滿扇」是也。

#### 丁野鶴人都訪友

丁野鶴在京都充內廷教習時，嘗於米市築室，與王覺斯、傅掌雷、薛行屋、張坦公諸人賦詩其中，王敬齋為題其室曰陸舫。後官椒邱廣文，忽念京師舊遊，策驢冒風雪，日馳三四百里，至華嚴寺陸舫中，召諸貴游、山人、琴師、劍客，雜坐酣飲，笑謔怒罵，筆墨淋漓，興盡策驢而返。

#### 梁仲木交孫宇台

宛平梁仲木，名以楠，某年至武林，一見孫宇台，便披衿契，與之為友。謂人曰：「若孫子者，所謂雲中白鶴，邛根矩、劉士光之儔也。」

#### 王丹麓廣交游

錢塘王丹麓，名暉，廣交游，遇好友，譚論移日，至信宿不厭。非其人，不得闖入，偶遇之他所，亦不妄交一言。鄉里宵人故多憾之，至欲相傾搆，則察幾豫應，不明其所以然，然卒亦不能為害也。

#### 閔伯宗交友

祥符閔伯宗大令派魯，性簡默，其交友也，意致蕭遠，殊不大快人意。然久與居處，輒覺欣然如飲醇醪。

#### 諸駿男念友傷懷

諸駿男嘗過廣陵，歎曰：「小有之風流頓盡，于一之宿草久衰，柴丈遯跡於白門，梅岑栖蹤於遠郭，故人雲馳雨散，念此能不傷懷！」

### 陳緯雲追念鄒董

宜興陳緯雲，名維岳，其年弟也。嘗云：「鄒、董相繼零落，蘭陵舊，游酒旗歌板之故地，闌風長雨，不可復尋，言之悽然，不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哭也。」

### 石哈生為宋釋之知己

富平宋釋之嘗客靖逆侯將軍張勇幕，勇平定三藩，多出釋之策。一日，語勇曰：「予平生少知己。」勇曰：「如予者，不足為知己耶？」釋之曰：「予與將軍一言偶合，非知己也。所稱知己者，獨石哈生而已。」及歸西安，每訪哈生於其家，必攜酒自後戶入。既相見，偕至僻地跌坐，而飲酒劇談，談罷大笑，笑罷復大哭，興盡，棄其飲器而散。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，設席虛左，或問之，曰：「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。」俄而哈生草冠草履，披褐衣，昂然而入，揖眾，直踞其席。釋之旁侍，執壺傾酒甚恭。哈生亦不少遜，持盃豪飲，旁若無人。眾大驚駭，卒莫測其為何許人。釋之，一作石芝。哈生，一作哈興。

### 四明有四友

康熙時，鎮海謝緒章北溟、慈溪鄭性南谿、鄞縣萬承勳西郭、李暉東門，號稱四友，各以詩鳴，嘗合刻《四明四友詩集》。

### 蕭山有四友

蕭山包飲和著述自豪，出處不苟，嘗與同邑崇儒里沈七禹錫、城南蔡五□一仲光、城東里毛奇齡為四友。

### 陳繹思交和本初

陳確，字繹思，江寧人，從父官湘鄉，遂家焉。為人尚大節，不治生，工詩字，所居為茅廬，書數卷、竹數竿而已。長沙之能文者皆豪之，與往來，然特與北人和本初友善。本初者，乃繹思里人彭警庵之妹婿也。其父甲武舉官守備，而本初事文藝，隸善化庠，名籍甚。胸無城府，人有過，面爭之，扶人於危，口不市德。產於南，而慷慨悲歌，尚有燕趙風也。

### 王山史交李天生

王山史與富平李天生檢討因篤初未相識，一日，邂逅於長安茶肆，隔席遙接，各以意擬名姓。及詢之，皆不謬，遂相與定交。

### 李文定兄事李天生

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，至京師，名重一時。合肥武英殿大學士文定公天馥以同姓年長兄事之，天生居之不疑。

### 朱人遠交四方奇士

會稽朱人遠茂才邇邁嘗以事至京師，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，以觀四方奇士，人遠因得徧交之。相與唱和者，為王西樵與其弟文簡公，及宋荔裳、朱竹垞、屈翁山、鄭禹梅、陳迦陵，皆當世文學大家也。

### 徐虹亭、朱竹垞定交輦下

吳江徐虹亭、秀水朱竹垞均少負才名，定交輦下。後同被徵，同入史館，相宅同居。虹亭就徵日，屬友繪《楓江漁父圖》，竹垞題詩，有「驚起沙鷗定相笑，黑頭未稱作漁翁」之句。又填《摸魚子》詞，前調云：「怕白水撈蝦，紅闌鬪鴨，與爾便無分。」後調云：「料八測塘邊，三高祠裏，讓我醉眠穩。」既而竹垞謫官，虹亭亦言歸，所居雖壤判江浙，然郵籤百里而近，朝掛席而夕抵其廬，一舸往還，互商舊業。白頭二老，隱繫東南文獻之傳，後生望見者，咸以神仙目之。徐、朱本婣戚，虹亭七□時，竹垞往祝，因命工為《二老垂綸圖》。

### 周青士好客

周青士家嘉興之梅里，以賣米為業，自晨至午居市肆，過午輒閉肆，登小樓讀書。工詩，好客，與朱彝尊、李良年、鍾淵映比鄰相善，詩酒往來無虛日。晚游京師，至宿遷，墮水死。

### 儲同人有友□二人

儲欣，字同人，年未二□，好學，嘗約里中才俊集於一堂，切劘經義，里中稱之曰「八俊」，既而廣之為□二人，皆友也。約曰：「非聖賢之書勿視，非其行勿繇，不幸有過，必面責，改然後止。」又約曰：「文之課，月有三。合而課者一，為書之藝七。離而課者二，書之藝五，論、表、判、策暨詩賦、古文詞諸體胥一。」後如約行之，寒燠不稍輟者凡七八年。蓋嘗約周礎芹、周天綏、葉培生、吳仲文暨群從君宜、井陘、清源為八士課也，又益以許子廷、周亞卿、周亮生、徐叔遠而為□二人。

### 成容若與顧梁汾交契

成容若風雅好友，座客常滿，與無錫顧梁汾舍人貞觀尤契，旬日不見則不歡。梁汾詣容若，恆登樓去梯，不令去，一談輒數日夕。

### 姜西溟哭成容若詩

成容若卒，姜西溟哭以詩云：「禁方親賜與，天語更纏綿。」又云：「俄聞中使告，慘淡素帷前。」自註：「次日老羌款關報至，詔使哭告靈前。」

### 鄭芷畦廣交游

鄭元慶，字芷畦，歸安人，覃思著述，期有用於世，而廣交游，毛大可、朱竹垞、胡東樵、張樸村諸名人並折行輩與之交。芷畦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，其著書之室曰魚計亭。亭前種花壘石，後有方池一泓，大旱不涸。友朋過從，徵文考獻，與人應答，終日忘罷。

### 康熙戊寅京都名人大會

康熙戊寅夏，京都名人大會，合寫《芷僊書屋圖》作畫三□人：王原祁、宋駿業、禹之鼎、顧士奇、張振岳、楊晉、顧昉、沈堅、黃鼎、劉石齡、鄭淮、馬是行、孔衍栻、楊豹、方孝維、馬昂、于炎、周茲、許容、姚匡、馮纘、顧芷、王永、李堅、鄧煥、黃衛、錢石含、翁嵩年、唐岱；而始寫樹石，末復補遠山一角者，石谷子王翬也。吟詩六□人，皆余思祖為之書：姚奎、袁啟旭、費厚藩、黃元治、胡介祉、汪灝、宮鴻歷、李時龍、胡賡昌、錢維夏、江宏文、王弈清、劉允升、朱襄、汪若、顧嗣協、翁必選、錢汝翼、錢元昉、孫致彌、蔣仁錫、馮歷、王源、王澤宏、周彝、朱時鳳、許志進、蔡仍玉、朱鎬、顧彩、吳慶、顧瑤光、龐塏、姜宸英、王盛益、蔣疇錫、金璧、王時鴻、周清源、馬幾先、孫鉉、葉藩、陳于王、沈用濟、吳世標、孔尚任、曹日暎、金肇昌、張霍、金德純、吳漣、宏焯、阿文昭、博爾都、占拙齋、珠兼山、端釋、等承、慈眎也；尚有孔毓圻之題識，則陳奕禧所書。

### 金啟與劉紹錡善

金啟，字奕山，會稽人，嘗居三原，放於酒，獨與三原劉紹錡善。紹錡雖不勝杯杓，而精於詩，啟喜從之游，紹錡輒為具飲。啟獨酌，紹錡操筆其旁，為詩以酬，且鍵戶，他人不得預也。

### 岳襄勤交怡親王

岳襄勤公鍾琪居京師，怡賢親王與之納交。一日，岳以忌之者多，不克保身為憂。王遂於奏對之暇代為陳之，岳不知也。世宗曰：「既如是，可令其改入旗籍，當無敢有撼之者。然汝私往商之，勿云朕意。」王既至，與岳久談，終不言而去。世宗問之，王曰：「觀鍾琪意，似不願也。」世宗曰：「若爾，則勿庸。」然岳始終不知也。襄勤，號蓉湖，成都人，嘗拜撫遠大將軍，終四川提督，繪像南書房，加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，封威信公。

### 馬秋玉佩兮好客

祁門馬秋玉刺史曰瑄，與弟佩兮上舍曰璐同居，皆好客。舉宏博，皆不就。乾隆癸巳，以開四庫全書館，進書七百七□六種。有園曰小玲瓏山館，全謝山祖望、符幼魯曾、厲樊榭鶚、金壽門農、陶篁村元藻、陳楞山撰諸名士悉主其家。

### 揚州鱸商好客

揚州為齷商所萃，類皆風雅好客，喜招名士以自重，而小玲瓏山館主人馬秋玉、佩兮昆仲尤為眾望所歸。時盧雅兩任運使，又能奔走寒賸，於是四方之士輻輳於邗，而浙人尤多。

#### 江永交戴震

休寧戴震，少不譽於鄉曲，婺源江永獨重之，引為忘年交。震，字東原。永，字慎修。

#### 禾中有四友

秀水馮柳東與史竹南、屠梅西、周桐北稱「禾中四友」，錢警石《甘泉鄉人集》中有《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》，稱三君為道義之友、總角之交。

#### 劉文清交瑛夢禪

劉文清公埔與瑛夢禪交最契，夢禪居勾欄胡同，與文清邸第鄰巷也。文清善書，與夢禪手札凡二百通，由壯至老，體格皆備，夢禪裝為冊，自為之序。又有與夢禪餽物事目一冊，日用之物無所不具，殆亦無日不餽也。又二冊，則多邀飲之札。此可想見二人交誼矣。

#### 程風衣馬璞臣如舊相識

乾隆壬戌，淮揚大賈之業齷者，深居簡出，四方游客未易得見。桐城馬璞臣，名相如，名士也。至揚，投刺於程風衣。再至，閩人再拒之，馬怒，闔於門。已而有一人便衣小冠，跣履而出，問曰：「子何人？」曰：「吾桐城馬相如也。」曰：「馬璞臣耶？」曰：「然。子何人？子知程風衣在家耶？」曰：「吾即程風衣也。」兩人乃大笑，牽袂入，各盡吐所欲言語，如舊相識。留數日，盡歡而別。風衣，名嗣立，有寒士風。

#### 裘文達下直見客

新建裘文達公曰修，每下直，即居聽事西軒，環設客座，戒閩人，客至即引入坐，與共飲食，迭起迎送，竟日無倦容。

#### 袁子才廣交

袁子才廣交，居金陵隨園，為詩壇盟主。四方客至，坐花醉月，樽俎聯歡，殆無虛日。一日，大開東閣，客至五百人，皆一時知名之士，惟趙雲松觀察方游樓霞，折簡招之，竟謝不往，貽以詩云：「名紙填門奉玷壇，隨園豪舉欲留餐。靈山五百阿羅漢，一個觀音請到難。」袁得詩大笑。

子才交游徧海內，大江南北為尤多。每出行，自白下起程，而京口，而毘陵，而錫山，而蘇，而松，以抵杭州，沿途訪舊，都以肴蒸相餽贈，雖有行廚，虛自備員而已。至杭後，旬留略久，人之詢歸期者，魚雁日以屬，皆已相候於道矣。或邀至其家，一宿再宿，其饋贈一如出行時。子才曰：「三年一看西湖雨，累得家家黍雞。惟年已七□餘矣，若問重來與否，則前路茫茫，殊難自主，而未能預定耳。」

#### 慶似村與袁子才、鐵冶亭善

慶似村，名蘭，文端公尹繼善子，寡交游，與袁子才善，而鐵冶亭交之最久。冶亭每過訪，一鬚頭婢應門，引入室，見主人不衫不履，案頭詩一本，窗間竹數竿，此外別無長物。烹新茗一甌，味至佳，不留飲，亦不答拜，曰：「我無車馬僮僕也。」年五□餘，以布衣終。

#### 杭葦浦與何耿莫逆

杭葦浦，名世駿，字大宗，乾隆時主講粵秀書院，自壬申至甲戌乃北歸。其在廣州時，與何西池、耿湘門最莫逆。湘門於靜海門外濠畔街關素舫齋，葦浦時過從談讌，有句云：「風流吳楚朋襟接，天色西南雨腳除。傳語重城休上鑰，酒邊正要說梅花。」

#### 馮三友為某觀察子友

馮三友，名益，皋蘭人，先世居江寧，高祖某宦於蘭，遂家焉。父福，嘗從戎有勳，病歿，三友方四齡，福之妾張氏所生也。嫡母王氏生三祿，三祿弗為養，逐張及三友。稍長，賣餅餌以供生母。時有某觀察者，方為子求塾侶，或進三友，時僅九齡，總角長揖，舉止端謹。觀察異之，酬以揖，曰：「是子良足為吾子友也。」

#### 謝鳴謙與趙汪楊定交

南豐趙山南孝廉由儀工詩，謝鳴謙與之善。謝於趙為□年長，趙四五歲時，謝已愛其神駿。其後，嘗燕見，以飲食徵逐相歌呼為樂。謝性拙率，人或面諛之，輒忸怩，雖有甚愛，不自達。乾隆甲子，趙交武寧汪鞏雲。汪貧而工詩，壬戌、癸亥間名大起，當路爭羅致之。謝晤之於南昌，方熟察其所為，而趙與一見，遂定交。是時與汪方駕者，為南昌楊子載，而趙獨推重汪，然間嘗示謝以楊書，又未嘗不歎其忠告侃侃，以為古人復出也。而趙顧數數為汪、楊言，謝以是又交汪、楊。

#### 名流歡迎張熙河

乾隆時，平湖張誠，字熙河，性倜儻，好遊名山，九州歷其七，五岳登其三。所至，賢士大夫如袁子才、畢秋帆、洪稚存、孫淵如輩，皆傾襟倒屣，相見恨晚。

#### 姚朱王相契

姚姬傳在京師，與遼東朱孝純子穎、丹徒王文治夢樓最相契。一日，天寒微雪，偕過黑窯廠，置酒縱談，詠歌擊節，旁若無人。明日，盛傳都下。既而王自雲南罷官旋里，朱為兩淮運使，聞姚歸，三人者相約復聚於揚州。朱特築書院於梅花嶺側，一夕植梅五百株，延姚主講席，此即梅花書院之所自始也。

#### 梁山舟交任禮堂

錢唐梁侍講同書，初字元穎，偶得元貫酸齋行楷「山舟」字，揭之軒中，士林遂稱山舟先生。後陽羨任禮堂過雲間，於天馬山周氏見石刻「山舟」二字，跡類飛白，甚奇古，蓋趙承旨筆也，亟手拓一本，俾吳槎客攜至杭州贈侍講。任、梁素未謀面，自此遂訂交，槎客賦長歌以紀之。

#### 朱東臣與陳李契

朱東臣，名棟，與陳斗泉、李樂泉初未相識。一日，相遇於王雲谷齋中，則三人並生於乾隆丙寅，並號泉，於是甚相契。自是，吳中廝養隸卒亦無不知楓橋有三泉矣。

#### 黃仲則交洪稚存

黃仲則少尹景仁性落落難合，不廣交，以是始慕與交者，後皆稍稍避之，黃亦不置意，獨與洪稚存太史亮吉交□八年。洪屢以事規黃，黃雖不之善，而亦不之絕也。

#### 毛大瀛與國泰為異姓兄弟

毛大瀛，寶山諸生，善屬文，試輒不利。年踰五□，以薦舉得官。教匪起湖北，蹂躪陝、汴、川諸處，大府奏調毛隨營。以功擢知縣，尋授簡州知州。毛初在魯撫國泰幕，幾□年。國泰者，毛在京時所識，約為兄弟者也，撫山東，即挾之以行。

國性暴戾，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者，獨重毛，始終無纖毫芥蒂。毛質直，嘗數其過，國受之不校也。國盛怒時，或至扑妻子，刃僕隸，得毛數語即解。以是署內外事毛如神明，國亦飭所親下人奉毛若己。毛或赴試，則闔署人環以泣，阻其行，若勢不可留，則各囊金以贈之。毛入試，所獲無算，亦隨手輒盡，不餘一錢也。在幕府日，國四鼓即促毛起，然巨燭，與分案治官文書，日出，事始竣。國讀書不甚分句讀，顧酷嗜作制舉文，日必拈一題，強毛共為之。

#### 董小狂友湯貞愍何蕉衫

上元諸生董小狂，名進，好為詩，結茅野處，名曰窺園，與湯貞愍公貽汾結為異姓昆弟。貞愍患疥，不時往，小狂怪之，曰：

「恆欲得浴。」曰：「窺園不可浴耶？」曰：「無抑搔者。」乃即劑藥燻湯以浴貞愍，躬抑搔之。董所善又有何蕉衫，嘗客游，圖其形壁間，每飲酒，輒設梧勺，若勸酬。何之子曰成兒者幼，小狂愛惜逾己子。成兒夭，飲食坐臥及為詩，無非哭成兒。

### 花連布友洪稚存

提督花連布，滿洲鑲白旗人，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兵。洪稚存太史視黔學，始識之。花性質直，與人交，有肝膽，嘗語洪曰：「少時讀書，曾習《論語》、《左傳》。襲職後，乃輟讀。」學政例歲試武生童，必移文所轄總督，請派副將以下一員，監視騎射，蓋立法之始，恐文臣不諳弓馬也。洪試南籠，所派適為花標下之參將。洪按定制，正坐演武廳，而參將及充提調官之知府左右坐。花聞之，不悅。日晚，會譙於花之署齋，花慍見於色，洪笑曰：「非妄自尊大也，例若此耳。公不嘗讀《左氏傳》乎？王人敘諸侯之上，左氏言之矣。」語未竟，花意頓釋，談甚洽，遂約為異姓兄弟。洪之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，一日，見花，以花之官稱之，花不悅曰：「吾與若兄交，汝何外我耶？」因強之入內室，令妻子出見，歲時饋問若骨肉焉。

### 張東甫交四方名宿

張之杲，號東甫，錢塘人，幼隨其大父宦於湘，繼以家貧母老，思橐筆以游。會曾賓谷侍郎燠方在邗，乃往依之，命居題襟館。時四方名宿若汪容甫、魏默深輩咸聚館中，遍交之。侍郎或一月至，或數月至，至則談文藝，無一語及私。東甫後官江蘇泰州知州。

### 高爽泉愛交游

高爽泉，名塏，錢塘人，以善書著於時，愛交游，如何上舍元錫、查刺史揆、陳司馬鴻壽、陳明府文述、郭明經慶、彭上舍兆蓀、陳侍郎嵩慶、朱漕督為弼、慶制軍保、胡中丞克家、陳中丞桂生，咸相與推襟送抱，跌宕文酒，蓋重其書，並器其人也。

### 蔡木龕愛客若命

錢塘布衣蔡焜，字木龕，居武林門內斜橋河下，家貧，而愛客若命。室惟一老嫗給事，門懸竹榔一，客至，擊之，則嫗啟扇出。門設題名簿，訪者先書姓氏焉。登其堂，修潔無塵，茗碗熏鑪位置妥貼，酒談茶話，惟客之便。蔡不作詩而善談論，腹笥極博，待人接物則煦煦作春氣也。

### 龔定庵交徧海內

仁和龔定庵，名自珍，為段懋堂外孫。兩世禮曹，交徧海內，綺紈附驥，齒挂通人，道光時之名公子也。

### 劉孟塗為姚石甫好友

桐城姚石甫，少與劉孟塗為友。後石甫成進士歸，里人招飲，兩人在座，孟塗直斥其文。石甫幾不能堪，避席引去，至階，復入席坐，孟塗罵如故。石甫避而返者三，終入坐，泣曰：「孟塗真吾好友，吾知過矣，請改之。」孟塗罵始息。

道光末，石甫罷官居里，過其家，遇孟塗叔某，時年老目眩，問客誰，石甫跪而自呼其名曰：「某在斯。」其叔撫摩石甫之頂而言曰：「姚三，汝歸來耶？何久別也！」若不知其曾為廉訪也者。

### 曾文正友莫子偲

獨山莫子偲友芝少與鄭子尹珍齊名，精許書，工篆籀，詩亦古樸有味。嘗與曾文正公國藩訂交於京師琉璃廠書肆中。文正遺莫書云：「閣下與鄭先生遊，六合之奇，覽之於一躬，千秋之業，信之於寸心。」其傾倒可謂至矣。

### 澄園八友□友

乾隆時，上齋內直諸臣嘗繪《澄園八友圖》，主之者漳浦蔡文恭公新，凡七人，則陳尚書惠華、程文恭公景伊、張文恪公泰開、觀總憲保、二周學士長發、玉章、梁少詹錫嶼也。汪文端公由敦、秦文恭公蕙田作記，武進劉文定公綸作長歌，鉛山蔣侍御士銓代涂少空逢震作二律，中有云：「地鄰海澱兼三島，人異淮南正八公。」至咸豐朝，倭文端公仁亦嘗繪《澄懷□友圖》，孫方伯衣言《遜學齋集》中有記，圖中姓名惜未全舉也。

### 林琴南友菜傭

林琴南早年貧甚，授徒奉母，時苦不給。一日，有賣菜傭弛擔息其門首，出見，與語。菜傭自言家止一母，負販所得，以供甘旨外，無他求。林歎曰：「若然，我儕之友也。」菜傭謝弗敢當，林曰：「若無然。我儕操業不同，能孝母一也，我今友汝矣。」

### 郭午橋交譚復堂

同治癸亥，仁和譚復堂大令獻在閩，銅梁郭午橋偕南昌朱蓮峰訪之。譚、郭相見於分水縣，僅再面耳，情誼懇摯，有如素交。聞譚遇汀州之變，愴惋累月。既而知其尚在人間，又不知蹤跡，與桐廬江退谷亂後相見，輒動色以告。及至閩，訪求甚堅，得蓮峰，始知譚所在，以得見為歡幸。

### 高譚之交誼

同治己巳，仁和高古民卒，譚復堂大令哭之慟，嘗曰：「追懷癸丑以來，論交群紀之間，與昭伯結昆弟之好，又唱酬相得。仲瀛、白叔童幼親密，予弟畜之。昭伯得心疾，沈綿不瘳。予南北奔走，與高氏蹤跡遂隔。亂定言歸，昭伯殉於越州，有子歧嶷，而仲瀛好學深思，白叔才氣颯舉，皆可一日千里。丈周甲之年，神明強固，猶跌宕文酒之場。家素封，遇亂，不能無折閱。父子兄弟，怡悅家術，授受文史。丁卯秋，白叔與予同舉於鄉，通家之誼，視予加親。禮闈報罷，與丈猶數見。秋初嬰疾，奄忽闕歲，遂以不起。遺詩二三□卷，尚未刊布，意趣在梅村、竹垞間。言念疇昔，愴懷老成，如何可言！」

### 譚樊定交於都門

同治甲戌春二月，譚復堂大令以計偕入都，與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定交。下第後贈言，以為古君子勿為今名士相勗，謂宜讀有用書，成偉人，斯為交游光寵耳。

### 高逋孫與陳石遺善

侯官高逋孫文學鍾泉之婦邵氏，幼隨父宦江南，嘗與逋孫談太湖山水，為之神往，以語其友陳石遺。時陳亦輻曲鄉井，往往出門寫憂，意行原野，則迴汀斷港，頹樹荒龕，與高相選而笑，買山果菱芡之屬以充飢渴。日既入，不忍舍去，有千百錢，則沽酒相從老屋中，談諧動鄰壁，蓋高與陳固相善也。

### 德宗有小友

德宗登極，方四齡，初入宮時，以乳姆未至，大哭。故事，無官者不得入宮門。孝欽后乃賞乳姆四品服，召之入，哭乃止。翌晨又哭，孝欽問故，乳姆告之，蓋帝在醇邸時，邸有御者某之子，與帝年相若，朝夕嬉戲，極相得，因御者之子不至故哭也。又賞御者之子四品服，召入宮，帝乃嬉戲如常。

### 譚復堂與莊中白為心交

譚復堂大令與莊中白至相善也，光緒戊寅，中白卒於揚州，大令哭之慟，復筆之於日記曰：「月餘日出入寡歡，心志慘沮，覺非佳朕。忽得揚州書，乃莊中白訃也。鄧人逝矣，臣質已淪，茫茫六合，此身遂孤，懷寧一別，竟終古矣。二□餘年，心交無第二人，素車之約，亦不能踐，夢魂搖搖，更無熟路。再展遺文，遂有昨猶見佛，今日已稱我聞之歎。」中白，名械，丹徒人。

### 譚復堂引夏薪卿為小友

錢塘夏薪卿，名曾傳，為子儀農曹之子，紫笙中書之姪，從宦於京。時當舞象之年，適譚復堂大令都，時以詩就質。大令以其製題結調有成人風，引之為小友。

### 黃體芳友何金壽

光緒初，京朝官中有五虎之名，其最著稱者，則以何金壽、黃體芳為尤著。二人本相友善，皆以抗直聞。未幾，何以忤朝貴謫

官揚州府，黃適督學江南。何到任後，卒於官，黃挽以聯云：「清慎勤萬口成碑，即今宦橐蕭然，剩有西臺留諫草；詩書畫一朝絕筆，令我征帆到此，不填東閣弔官梅。」

### 陳兆甲與扮黃天霸之武生締交

歸安陳兆甲，字友三，官戶部雲南司主事，素不諳事。一日，忽大悟曰：「今豈猶是閉門寂處時乎？正須廣求天下英雄豪傑而與之結交，斯可矣。」逾時，往觀四喜班所演戲劇，見扮黃天霸某武生，拍案大喜曰：「真英雄在此矣。」觀戲畢，亟往求其人而與之締交，並結為異姓兄弟。更求武生之友而徧與之交，飲食往還無虛日。又時括家中金，或質貸得金而與之，緣是落拓殊甚。其妻，粵東某方伯之妹也，與議曰：「汝為京官，貧欲死。吾當至粵，向家兄貸金若干，與汝捐一直隸州，差堪自活。」陳唯唯。妻遂至粵，籌得數千金，攜至京與陳。陳則不報捐，又不還債，而悉貸與武生及其諸友。歲暮，債戶蝟集，陳惟視天無一語。其妻微怨之，陳愧甚，遽吞鴉片煙而死。

### 金友筠與俞曲園神交

青浦有金友筠者，自號無礙翁，又號林陰仰雪翁，家園養晦，以著述自娛。與德清俞曲園太史樾初未相見也，光緒丁亥、戊子間，忽上書於曲園，與訂神交，而不署真姓名，曲園謂其如漫郎聲叟之姓名未許人知也。自是尺素往來，辭意肫摯，時而為文字之商量，時而為縞紵之投報，拳拳敬愛，久而不渝。通問之明年，乃始以真姓名告曲園。

### 王蘭生寡交遊

侯官王蘭生孝廉景寡交遊，惟與陳琇瑩、陳衍、陳念祖、許貞幹諸人善，無三日不過從，多集念祖所。念祖家近市，對門有酒樓，飲輒彌日，恆言詩，同飲者厭其酸，目笑之。景性復不廣，遇生客則斂容不一語，人亦多弗之喜，故獨與琇瑩及衍之交為最親且久也。

### 王文敏謁客之名刺

福山王文敏公懿榮，光緒庚辰進士，蚤負博雅名。居京師久，士子公車入都，咸以得一識面為榮。王答拜之名刺有三種：僅工制學文者，用楷書刺；稍知古今學不名一體者，用隸書；嫻精漢學旁通金石者，用小篆。歙縣汪仲伊與王為同年，或問曰：「王與先生何如？」答曰：「用隸書，猶以其為同年也。」因大笑。

### 俞筱甫友譚復堂

教人以事者曰師，然古之君子互相切磋，固兼師友友誼而言也。光緒中葉，吳縣俞筱甫通守廷瑛官浙中時，譚復堂大令方自皖罷官，休於里門。譚以經學文學負海內重望，俞與之友，每有撰著，輒攜以就正，奉以為師，風瀟雨晦，時相過從，不厭不倦也。譚曰：「俞君非風塵中人，老而好學，固自有千秋也。」

### 丁徐久敬不衰

丁竹舟主政松生大令與徐印香舍人恩綏，皆錢塘人。舍化家居時，里閭近接，數相過從。別後，書札往還無虛月。結契垂四十年，以道義文字相切磋，久敬不衰。丁富而徐貧，徐不諂，丁亦不驕也。

### 徐朱沈廣交遊

光緒中葉，浙江京官有三人，皆以廣交遊名於時：一，仁和徐花農侍郎琪；一，海鹽朱桂卿講學福詵；一，秀水沈淇泉編修衛。自在京之王公百官外，各省入都之官吏士子無不相與往還。有葛雲垣者，嘗過其邸寓，謂與人僕從填咽戶外，途為之塞，若權門焉。

三人皆負時望，而宮室、車馬、衣服之自奉，儼於素封，蓋亦以門閥之異於尋常耳。其宴客也，且旬日而九。有見其門籍者，謂一日間往謁之客，多者以百計，審其籍，則漢、滿、蒙及二行省之人幾已悉具，而徐為尤多。三人皆相識，徐、朱且為姻婭也。

### 林暎谷交名流

侯官林暎谷京卿旭嘗遊武昌，徧識一時名流，若陳寶箴三立父子、梁鼎芬、蒯光典、屠寄之倫。光緒癸巳，旋里，應童子試，三試冠其曹，為邑諸生。旋領鄉薦第一，其闈作傳誦天下，年有九耳。入都，知名之士爭與交，乃遂交黃紹基、沈曾植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嚴復諸人。

### 汪穰卿好客

汪穰卿舍人康年好客，出於天性，嘗分校兩湖書院，凡名士之客於張文襄者，無不結納。光緒戊戌，設《時務報》於上海，則凡寓公之於政治、學術、藝能、商業負有聲譽與夫道滬者，無不踵門投刺。穰卿聞其來，亦無不迎候訪問，夕則設讌以款之，相與談天下大計，或諮詢其所長，或徵求其所聞見，故於各省之人情風俗與夫其人性情品行之奚若，無不明瞭於胸。嘗手輯一書，以平日所見之人分省記載，並詳著其所長，顏曰《曹倉人物志》。

穰卿好客之名既著，故四方人士無不求與一面。日本人之能作華語者，亦與相周旋，某且舉其家藏之寶刀以為贈。

穰卿有弟曰仲閣者，則反是，以耳聾，須與人筆談，人恆厭之故也。

### 譚鑫培交李某

名伶譚鑫培好立崖岸，與之交者頗不久，惟內務府茶庫李某與狎，久而不衰，歲貸金錢不可勝數。而李固不吝，以獲交俚伶為榮。人家婚誕演劇，欲延譚而不得者，往往卑禮厚幣，介李以請，得李一諾，譚必至矣。故李因譚，亦終歲受人餽遺讌飲無虛日，頗用是以自多，光寵交遊，此之謂矣。